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我是我的神

上

邓一光——著



学苑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我是我的神

上

邓一光——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我的神：全2册 / 邓一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15517-0

I. ①我…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7666 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54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62.25 插页 4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517-0

定 价 168.00 元 (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邓一光

(1956—)

当代作家，重庆人。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帆	白桦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红	张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平	南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强

生命在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诞生，也会在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倒下。

乌力天扬擦掉剃头推子上胎液般晶莹的黄油，把擦干净的剃头推子放在床头柜上，在病床上坐下，拿过一只枕头垫在腿上，把手伸向躺在床上的父亲，环住父亲的胳肢窝，慢慢用力，一点一点，把父亲抱到自己的腿窝里，安置好，取过围布，咬掉围布上的线头，替父亲仔细围上，然后拿起剃头推子。

浓烈的丹参味扑鼻而来，还有一股什么东西正在腐烂的味道。呼吸机过滤器里传来气泡冲击蒸馏水发出的声音，显得懒散而疲惫不堪的生命监视仪上，暗绿色的显示波僵蛇般呆板地来来去去，落下一片片数字蛇蜕。

乌力天扬在自己的头上试了第一推子。新推子，很好用，咬合起采几乎没有声音。一片头发无声地落下来，掉在乌力天扬的裤子上，乌力天扬没有管它，开始给父亲剃头。他剃得很小心，很认真，每一推子都像执着的垦荒者，滩进很十分彻底，推进到可以望见和可以抵达的尽头。

当乌力天扬做着这件事情的时候，乌力家的成员，母亲萨努娅、大儿子乌力天健、二儿子葛军机、三儿子乌力天时、四儿子乌力天赫、大女儿安禾、二女儿童稚非、养女卢美丽，他们在人间或冥世静静地看着乌力天扬，看着乌力天扬怀里那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他们在彼岸或此世看着他和他，目光如炬，一句话也不说。

最后一推子下去，咬合着向前，再向前，离开。那里一根头发也没剩下。乌力天扬认真地看着怀里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乌力图古拉，一个多年前手无一根茅草的奴隶，一个在那之后除了胜利什么也不要的士兵，现在已经被剃光了，硕大的头颅暴露无遗，在荧光灯下，像一只无所畏惧的毒蘑菇，而这个被剃光了脑袋的老人，正满心坚定地走向死亡，不和任何人商量，也由不得任何人阻止。

乌力天扬拿不准，他是不是应该告诉父亲，作为父亲一大群孩子当中的一个，作为乌力家的叛逆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想到了也没有资格，有资格也会拒绝为父亲这种人写墓志铭。

乌力天扬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的生命来自他怀里的这位老人，他们是血脉相承的亲人，也是人世间最对立的仇敌。在他出生之前，他是一个没有人类身份的生命，是一个不知前世为何类生命的野魂，在他出生之后，他得到的第一个归属是一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给予他生命的父亲。而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一直在干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杀死父亲，杀死他生命的给予者，然后通过以生命传承命名的那条炼狱窄道，落籽为林。现在，父亲要死了，他生命出处的那条通道要关闭了，那么，父亲是他杀死的吗？他在杀死父亲之后，是否已经通过了生命出处的那条窄道？他在通过了生命出处的那条窄道之后，是否成为了他自己所选择的那个生命？

乌力天扬下意识地转过头去。他的目光与母亲萨努娅的目光交遇。那是他生命的另一个源头。他们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他收回目光，把剃光了脑袋的父亲搂在怀里，搂得紧紧的。他听见父亲粗糙而滞涩的呼吸声。他感到父亲的耳轮正在一点点地冷却下去。他知道，那是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他们父子和仇敌关系的最后时刻。他屏住呼吸，等待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父

亲会突然地轻下去，一缕无形的东西从父亲的凶门飘出，飘去他看不见的上空。他不能肯定会不会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能肯定生命有没有来世。如果有，他无法确定父亲在来世里是一条巡游八极的梭子鱼，还是一株独悬深渊的野樱桃。如果那样，他们这一对今生的父子，会不会在来世再次相遇，相遇的他们还是不是父亲和仇敌？

那一瞬间，乌力天扬如遭雷劈，头发参立，热泪盈眶，浑身颤抖。他迫切地想要回到生命的过去，回到生命通道的入口。他知道，只有这样，只有看清楚了过去，他才能决定来世的那些事情……

目 录

上

第 一 章	亲爱的萨雷·萨努娅	1
第 二 章	奴隶们什么也不要	18
第 三 章	黄金时代的传说	35
第 四 章	我是你的心上人呀	63
第 五 章	守着月亮星星入睡	96
第 六 章	一把种子扬天而去	129
第 七 章	肉食主义家庭的病儿	153
第 八 章	干掉一只狐狸有多难	173
第 九 章	朝天空扔出石头	202
第 十 章	让湿润快些干爽	228
第 十 一 章	被雨淋湿了翅膀	247
第 十 二 章	杀死那些狗崽子	274
第 十 三 章	我们恋爱吧	297
第 十 四 章	头上的星星往下落	315
第 十 五 章	如同一道温暖的风	331
第 十 六 章	像蛋壳一样脆弱	355
第 十 七 章	找到草履虫伙伴	383
第 十 八 章	婴儿似的噙住手指	412
第 十 九 章	寻找杀死你的那个敌人	433

第二十章	向着电闪雷鸣的天空	460
第二十一章	用蝴蝶的语言说话	477

下

第二十二章	想要做一个男人	501
第二十三章	除了野兽就是风	524
第二十四章	完了的事情才算完	547
第二十五章	狗獾和狐狸不是威胁	563
第二十六章	水能静成什么样子	580
第二十七章	带上你们的长矛和弓箭	600
第二十八章	把自己还给妈妈	639
第二十九章	只想和他结一次婚	662
第三十章	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680
第三十一章	数到二百零三停下	702
第三十二章	回到母亲子宫	730
第三十三章	别把梦告诉过路的青年	753
第三十四章	乳房上的功勋章	784
第三十五章	光不在了怎么行走	805
第三十六章	跃上日光翩翩起舞	835
第三十七章	像一个傲慢而高贵的杀手	853
第三十八章	和我一起生活，成为我的爱人	877
第三十九章	必须搜集更多的火柴	900
第四十章	下到水里当一条鱼	919
第四十一章	天使不在天堂里	948

第一章 亲爱的萨雷·萨努娅

1

公元1949年5月16日,在进入汉口之前,蒙古族人乌力图古拉从一匹重量超过八百磅的连钱马上摔下来,一只胳膊摔脱了臼,威风凛凛的大鼻子也给擦伤一大块,因此他遭遇了美丽的鞑靼女人萨努娅,和萨努娅做了一辈子的生死对头,并且生下了一大群孩子。

事情也许本可以不“因此”。比如说,如果313师政委葛昌南的四座雪佛莱吉普车马达没有烧坏,没有赖在半道上;如果313师师长乌力图古拉没有把自己的六座道奇吉普车让给被痔疮折磨得苦不堪言的葛昌南,自己骑上一匹青海产的连钱马;如果乌力图古拉在骑上连钱马之前没有率领部队连续数日追击桂系白崇禧,白天黑夜地看地图、和前指讨价还价、和友邻吵架、骂军需部门的娘,还在大别山区打了两仗,几天几夜没睡觉,困得要命,借着行军的机会,在马背上摇摇晃晃打瞌睡;如果军装甲团两名驾驶员没有让尿憋急,下车痛痛快快地放一气水,上车继续走,停在路边代号为“莎菲”的美式M24轻型坦克没有突然点火;如果乌力图古拉胯下的连钱马没有惊得尥蹶子,把猝不及防的乌力图古拉从马背上撂下来,哎呀一声跌个大马趴;如果葛昌南没有过意不去,进城以后硬要乌力图古拉替自己去坐主席台,参加各界人士欢迎解放大军解放武汉的祝捷大会,自己去替乌力图古拉接管警察局、工部局、

教育局、卫生局和军事要塞……如果没有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没有这些“因”当中的任意一“此”，乌力图古拉就不会吊着胳膊坐在主席台上，喝着烫嘴的茉莉花茶，一双眼睛不安分地到处乱瞅；他不乱瞅，也就不会瞅见年轻美丽的国际女干部萨努娅，他和萨努娅就不会有成为一辈子生死对头这个“所以”了。

乌力图古拉身躯魁梧健壮，一头乱糟糟硬得割手的鬃发，五官像被富有经验的铁奴锻打出来又丢进炉子里烧红，再一样样砸在活力四溢的大脸上，活脱脱一尊阿尔泰风格的青铜雕像。他披着一件旗帜般威风的英国呢大氅，穿一条又破又脏的咔叽布宽裆窄腿马裤，舌檐耷拉的八角帽斜扣在硕大的后脑勺儿上，腰间铁锤似的吊着一支德国 P38 式瓦尔特手枪，目光炯炯，眼珠子到处乱盯，盯谁谁都撑不住，身子骨儿弱点儿的，咣当一声就得往后倒。他这种八面招风的样子，从高大的连钱马上摔下来，摔起一股逼人的尘土，把丢掉了主人的连钱马烫得四蹄一缩，跳到一旁去，也把那辆闯了祸的美式轻型坦克吓得立即熄了火，不敢再咳嗽。

几名身上七零八碎挂满了快慢机望远镜牛皮公文包的警卫员和参谋赶紧从各自的马上跳下来，七手八脚抢上前去，去尘土和热浪中捡乌力图古拉。乌力图古拉不让捡，瞥一眼警卫参谋，不高兴地嚷嚷道：

“还捡什么，都摔过了，早你们干什么去了？”

“师长，你也不看看你多大的个儿，牛似的，再多人架着也拦不住你真想摔。”警卫员笑嘻嘻地说，“不如等你摔，摔舒坦了，摔彻底了，再捡不迟。”

乌力图古拉不是那种死要面子的角色，怎么摔下去的，还怎么爬起来，人站稳了，拨拉了一下摔脱了白的那只胳膊，让选一支掷弹筒，再来两个结实的兵，兵扛住掷弹筒，枪带套住摔坏的胳膊，叫声“立住了”，人往下一坐，咔嚓一声，脱了白的胳膊就被拉回了

原位。

乌力图古拉拾掇好胳膊，翻身回到马背上，先说替自己拍尘土的警卫员，别拍了，进城多弄几桶水，里里外外涮干净，涮出革命本色来。又说吓得嗝儿屁的美式轻型坦克，愣着干吗，没人请你们吃猪肉炖粉条，该上路上路，该撒野撒野，别在那儿傻趴着，丢人现眼。再说酸枣林子下站着傻笑的士兵们，嘴张那么大干什么，不怕灌沙呀，一会儿进了城，锣响着，鼓响着，人民往肩膀上扛你们，够你们乐和的，别咧着腮帮子进城，给我丢脸。那么说着，没伤的那只手空出来，先扶正后脑勺儿上的八角帽，再伸直，铸剑似的往南一指：

“都有了，枪上——肩！齐步——走！”

葛昌南听说乌力图古拉惊了坐骑，挂了彩，调转车头往回返，迎住重新回到马背上的乌力图古拉。葛昌南坐在宽敞舒适的车里，胳膊搭在边门上，半欠着火烧火燎的屁股，幸灾乐祸地说，老乌啊，你不是说能在马背上生孩子嘛，生不生孩子的就算了，你倒是坐稳了，别往下摔呀。所以说，我活了小四十年，还没听说老蒙子往马下摔的。

乌力图古拉把受伤的胳膊窝在怀里，宝贝似的不让葛昌南看，也不搭葛昌南的话，晃晃悠悠，在马背上眯了眼睛，搭了个凉棚看四周。

正是稻谷灌浆的季节，田野里四青六黄，层次分明，那些哗哗剥剥勃胀着的庄稼，像极了抽着风往高里拔节的半大孩子，在馥郁熏风的拂弄下站不住，东摇过来，西摆过去。大道上，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昂着灰扑扑的脑袋，背着卡宾枪和汤姆式冲锋枪，兴冲冲，一路小跑往前赶，脱了漆皮的水壶和鼓鼓囊囊的手榴弹袋打着年轻而蓄势待发的卵子。他们的脸蛋是红彤彤的，他们的心理充满了焦渴，他们急匆匆的，都想第一拨儿赶进灯红酒绿云蒸霞蔚

的大汉口，去踩一踩传说中踩上一脚就能冒香油的沥青大马路。士兵所经之处，荷尔蒙味呛鼻，路边的灌木丛立即耷拉下脑袋，枯萎成柴火；指挥员尖着嗓子的吆喝声、传令兵不耐烦的口令声、各部队联络的小喇叭声高高低低响成一片，热闹极了。

乌力图古拉越看越喜欢，神清气爽地转过头来，笑呵呵地冲着葛昌南喊了一嗓子：

“挺进中南，挺进中南哦！”

2

313 师天还没亮就进入汉口，很快控制住局势，全歼保警总队和警察局所属武装，与国民党第 58 军一部发生了小规模战斗，收拾掉几千号溃兵，阻止了几起国民党宪兵团企图实施的爆破。14 团特务营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在英租界海关总税务司缴了一群印度红帽子巡捕的械，人关进地下室，因为没有看明白地下党提供的市政图，在沿着怡和洋行、阜昌洋行、太古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横滨正金银行、老沙逊洋行、花旗银行、亚细亚银行往前搜索的时候，闯进了特三区 75—79 号英国领事署，惊吓了还在睡觉的领事夫人，差点儿没和皇家陆战队的士兵刀枪相见。

乌力图古拉听 14 团团长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报告，说特务营开了枪，没冲着人打，是威胁，打天上的云彩了，领事夫人扬言要给在香港的丈夫打电话，让丈夫派皇家海军来报复中共。领事夫人这话是当着 14 团团长的面说的，当然，说这话的工夫，领事夫人已经穿戴整齐，没有光着身子。

“吴大个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乌力图古拉一边挤着下巴颏儿上一颗巨大的粉刺，一边对着电话听筒说，“你的人踹人家的门了吧，你自己也看见光屁股女人，眼睛没拔出来吧。你说你这种德

行,打就打,打云彩干什么,有本事你果断点儿,你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呀。告诉你,别说云彩是中国的云彩,皇家不皇家,他人在我的马厩里,道理由不得他说,得我说,就算他抢先说了,我也得给他改过来,我还真给他改了。特三区的江面上,刚才鬼子的炮艇撞沉了工兵团两艘船,我已经下令,先奉还两千发重机枪子弹,狗操的要不开溜,就改师炮兵上,让他喂江里的鲟鱼去!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该干吗干吗,别没事儿老说光屁股女人,晦气。”乌力图古拉说罢,也不管对方还有话没话,咔嚓一下撂了电话,想了想,回头问葛昌南,“老薄荷,鲟鱼长什么样儿,有刺没刺?”不等葛昌南回答,气势汹汹地说,“老子来了,它们也该改信革命了吧?”

葛昌南削肩膀,脸色苍白,走路外八字,读过几年私塾,眼睛有点儿近视,老觑着,书生一个。这种人,理论和实践都占着,在军队里是厉害角色,属于狼群中瘸腿瞎眼站在后面支着儿的那一类。葛昌南不理乌力图古拉鲟鱼的话,以师党委的名义决定:乌力图古拉行动不便,代替自己去参加祝捷大会,自己则替乌力图古拉去接管国民党市政府和兵营要塞。

乌力图古拉表面上得服从师党委的决定,可到底心有不甘,当着葛昌南的面,在电话里高门大嗓地向各团团长训话:部队进入市区后,驻扎在指定兵营里,不得往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里钻;要像爱护自己的卵子一样爱护公共建筑和家具设备;不许随便放枪,惊吓人民;不许接受人民的慰劳,一个鸡蛋一粒枣也不许吃,谁吃了扒开嘴让他吐出来;大车不得入城,必须运送弹药粮食入城者,禁止在树上拴牲口,牲口粪便随手抓起,带回郊外丢掉;不许上街乱跑,执行任务上街者,步子要小,胳膊别甩过脖子,见人立正行军礼,包括三岁大的孩子;在公共场所不许大声喧哗,理发、洗澡还有乘坐公共电汽车,必须照章购票……乌力图古拉一口气说了几十个不许,说得嗓子顺畅了,痛快了,这才甩手榴弹似的撂下